



困學紀聞注

15
495
11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所錄六
有物非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文

汪彥章

全云龍溪汪氏藻

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

稍與經分

元所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三十二卷其為鮑吏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况陵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

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

望其君

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又禹湯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不敢謂之不明



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

之意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元圻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于此

夾漈志通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

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汜蘭光風轉蕙汜崇

些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問按蘭莖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

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蕙即薰蕙即零

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薰草近方謂之零陵香

神農本草經謂之蘭離騷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

花蓋二草本相似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

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離騷草木疏

曰山谷謂蘭蕙叢出蔣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花一

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

椒綴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陸佃埤雅羅願

爾雅翼張溟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江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

白華又不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麋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藥對以為麋蕪

一名江離原注芎藭葉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

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

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藥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地記一

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小雷公藥對二卷○元圻案吳仁傑離騷草木疏

曰江離離與蕪正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糝

以麋蕪乃二物也本草麋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麋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

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

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麋蕪

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麋蕪也三者異名而同

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麋蕪此則芎藭

麋蕪亦以芎藭與麋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麋蕪泥此則芎藭

斷菑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藁本一名麋蕪根名蘄菑案麋蕪非藁本也索隱

又引藥對云麋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扈江離與薜芷兮江離為芎

屈原楚人而涉江九章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為夷曰南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障之九章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回風偏聽之害也德宗似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元圻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

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為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優游不斷故易於壅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蜎蠖七

略蜎子名唐高祖淵楚人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

淵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攷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

淮南子雖有鈞鉞芳餌加以詹何蜎蠖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蠖○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古文苑一宋玉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觀焉又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方死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紙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補注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問云此條已見左氏 今云慶善名與祖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此乃蘭形棘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如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下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

句下有無謂冥漢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

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
 動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
 耳徐勉與子山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
 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
 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
 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

其欲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著未知孰是凡此皆可為治心齋

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馬誠兄子書王昶誠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張茂

先之詩崔子玉之銘張華勸志詩崔瑗坐右銘皆載文選見於史傳文選

者不復紀元圻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鑿誠類又載吳陸景誠益曰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一貫生俊發則文潔而體

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

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

命之謠何○元圻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入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擊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

潘岳作楊荊州名肇謂督勲勞注引說文曰督察也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

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引曲禮執友稱其

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說文雪賦謝惠連作林挺瓊樹注以為誤閻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元圻案演繁露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鈞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開按姚合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豐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

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剌州人○元圻案新唐書曹王臯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 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嗣封在元宗世 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 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

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

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

椎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髻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魁結字注讀為椎髻故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十人之長推什長已上則

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

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集證陳耀

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 元圻案藝文類聚卷一百曹植詰咎文序曰五

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為大點小點為大癡 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

海云一卷抱朴子道意篇凡人多以小點而大愚○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 張敏晉書無傳容齋五筆載其頭責子羽文一篇云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 黃山谷跋送窮文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

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

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

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元圻案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

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王保定撫言十五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 書錄解題傳記類閩川名士傳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為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撰詹之為人哀辭可信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尚未能明孰謂今人行已而可不謹哉又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 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

既愆期而放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 唐文粹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稱詹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常衮為福之觀察比君為芝英每燕饗必召同席君動不踰節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於於今伏之 貞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亟稱之至黃璞為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妓一節說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干載之証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

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何云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 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

謂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鑊玉牒勸憲宗全云一作師說一不肯為師是各量其力闢佛是

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為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逮也○元所案歐陽公集古錄般舟和尚碑跋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昌黎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原道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諫佛骨表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紀泰山之封鑊白玉之牒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又曰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柳子厚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曰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師譁笑之以為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送僧浩初序曰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與韓論史官書曰退之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貞符序曰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宏襲嗶嗶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

警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 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王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為師乃有激而然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又見於獨孤及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集 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 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子厚也 西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毘陵集 百官請復尊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五為百官請復尊

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迺作常表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為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原注冕大貢京師其誤可知

八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卽韓醇柳集記後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未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

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

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

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代裴行立

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

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

吉甫郴州謝上表也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柳移饒舊史乃以柳為柳是致柳集誤收况宗元

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說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說攷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為吉甫何

疑宋沈作喆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

畱子按元和八年頔以罪貶為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

之上襄陽久矣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

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

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

之文昌柳州之名者陸放翁跋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昌柳州之名者且哀

類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最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然非特外集也

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

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

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何云八愚詩至

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踳躐古今鼓行乘空

附離不以繫柄咀嚙不有文字端而曼若而腴信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

入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沈作喆曰柳

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

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奠也艾軒

策問以為元次山案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

未嘗為饒州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 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

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奠作此亭是奠為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問按說苑龔呂覽召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

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元圻案仲兕或作仲屏其饒娥碣云彼饒

者勤沒於長江幼女號慙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搆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蟹蛟螭曾無噍類滅以湯瀾償於江汜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黃香搯虎右有其儒今得其侶 柳碑云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 唐書列女傳云娥字瓊真父勸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

令魏仲兕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游黃溪記記云溪拒永州治七十里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

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

○元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路死何肥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神幽散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執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故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陸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崛

王參元書 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

代王茂元遺表 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

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

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元圻案王仲元誌今

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子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日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原注祭酒即文公也

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圻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疵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

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 晁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 閩本 山子 何云浚稽山疑誤為雞 毛

穎傳 韓文公作 本於此 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

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交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後稽山為君湯沐邑 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龍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全云此亦如文昌之

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 昌黎調張籍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

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薛

肅公文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方樸山

未確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閻按陸儼山謂先有陸陸無

武絳灌無文之言○元圻案舊唐書鄭收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

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詰奏議碑

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

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

漢書枚乘傳孽子阜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

為郎為文疾受詔即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主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

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

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

開序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原道云禹

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相刺云簪

墮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

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元圻

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汜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

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緝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

底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

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

乎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

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中說事君篇子謂

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

子則典

又大同哀辭 序曰大同字仁洽子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客有謂子 曰陳蕃所憩之

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

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

歲數 集說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

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

下不可進口當從後門往有頃還問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

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

有置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為木自下鈞之鑿墮陷腦而死三國志華歆傳

注引列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

御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佳乃前向歆拜相將入

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

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元圻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九載

大同哀辭云陳蕃所憩之家久傳紀錄之歲云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

藝文類聚陳蕃事亦見幽明錄太平廣記三百十六卷載之云阿奴十五歲

為人作屋落地死

庚信 二月三日 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 案文選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

芝注服虔曰華芝華蓋也 楊柳共春旗一色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載青旂 王勃傲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 元圻案王勃騰王閣序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邵氏聞見後錄十五王勃落

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 宋陳善捫蝨新語曰子

安語句調雄傑比舊為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 梁簡文帝南郊頌

序云朝葉與露露齊鮮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傲齊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

齊明音嶽與春雲等潤而子山又傲之也 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

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為抄選學士文並綺艷故世

號為徐庾體 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 閣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 師其辭 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

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詰或

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遣罷乃授文本侍郎

專典機要 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

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案此晏元獻答

十三

范樞密書語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

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

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閣按主司為張泌其精

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

經而選學廢矣閣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

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元圻

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

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歷後意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

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熙寧八年頌王安石三經新

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

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元圻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

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

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

為顯榮 范仲淹靈烏賦序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會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

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

獻百官圖譏切吕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

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為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 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

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疎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

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

十卷猗玗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掇拾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

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 漁樵閒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

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猶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

為佞魃焉佞魃之狀頌佩水游于貫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虫尤

為誠臣以其工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魯誦節義於寒泥贊韶曼於

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為讒醜焉

讒醜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

焉貪魅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
頰鉤骨箕環聯瓊瑤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桎履校藜棘死灰僥倖得釋他
日復爲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閩本脫此四字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閩按出醉吟先生傳達人之言也元圻案唐書白居易

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晉書衛瓘傳瓘孫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病多羸母恒禁其語樂天浩歌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權口

可以多食不可以言元圻案劉禹錫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閫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沈休文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

非也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李善注周易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入用事隱與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冕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葉石林作張文潛柯山集序曰交潛與少遊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學仲氏任呂太史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
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

綬懷之未煖

閣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都之誤樹為木則宋人避諱也

何云此都字乃傳寫

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十八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顏地若是可乎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營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水經注入引罔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司馬溫公於嘉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其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懷璽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三其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

名之儀赴定州

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

諫元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梟梟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曰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墜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雖跬步強敵而

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 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 唐書入文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

此賦宋文鑑取之

謂靈棊經也異苑

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

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眾事

元圻案劉敬叔異苑五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

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眾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翁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唐李遠靈棊經序曰靈棊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容述淮南神祕之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基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之象也十二基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棊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為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考隋志即有十二靈基卜經一卷

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謠實為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錡卦十二其皆覆者為混沌未明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絲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無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雞肋集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 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悰 不識刺史廳

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

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

事 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即指杜與柳也有不知為用事耶○元圻案杜牧之柳子厚文注見卷五二十九頁王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屏廳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元圻案楊次公無為集第八卷大樂十二均圖

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 今老蘇集無此文 宋元憲集第三十蠶說曰里有織婦喟然而讓于蠶曰余女工也世受蠶事以蕃天財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犬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為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眾無游手而後飾而納閑中者以千計樂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 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

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儒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 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尙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楊簡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錄解題邱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在陰邱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真宗七年甲辰改元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月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圻案王明清揮塵錄朱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真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云云遺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

十六

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昉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

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

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

用班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

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輦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 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菴胡忠簡云韓安國不能凡賦何云韓安國作凡賦不成 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

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

以盡豪傑之士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楔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鄒曇王豐

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琬卞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窈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道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迺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揚雄度越 諸子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

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 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

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文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

之此龍川閻按龍川 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

愧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察辭觀色因此而得彼亦既得其機

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吏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誤也 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

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

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劣

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于載

一遇下增夫千載一遇之世苟得苟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收民顧飢作

願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

上刪則字之問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溺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

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圻案文

章正宗真德秀撰注見卷六第廿九頁

誠齋 楊文節 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

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顯政

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元圻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

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禱出師不食而死著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今本誠齋集不載章燾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

皆發明禮之當變始不指新法也

指徐德占 名禧 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惠 此孫仲益 名

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 闕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元圻

案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

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

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

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

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

記曰後世欲行水既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

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閒詩曰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

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兵閒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

守那復議呼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微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

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閒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素

定已各肝膽許世閒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 司馬溫公乞罷條例

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陪欲財產以希恩寵至欲

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募若此之類不可悉

數 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滌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佑

之既而功不成 東都事略徐禧傳禧字德占洪州人為人狂疎而有膽氣
好言兵沈括種諤請城永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
敵以至於敗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
卿為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
李士寧獄以傾安石 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
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
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開詩則指徐
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曾端
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
下遂以為口實南豐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
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
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閻氏偶未詳考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
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覲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
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閻按

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
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懼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愬也○元
圻案宋景文回鄭資政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一心獨行側
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發乃

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謗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元圻案張說廣州都督
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

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
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
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口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
也云云頌曰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
兮公壽考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爆牛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
黃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元圻案周益公二
老堂雜誌三古有

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
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
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廌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脩官樓鑄代撰策題其中亦
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翹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

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郭君墓誌曰君諱子阜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禧宗入蜀因家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 陳師道號 得文法於伯夷傳 元圻案黃山谷

與王觀復書曰嘗問東坡先生作文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乃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 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九唐文粹五十二 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 唐文粹六十六 同一

句法 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程易田云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脩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繼序按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元圻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嘗時稱為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 論說篇 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

書有論道經邦 閻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

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 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 集證定字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為倫姚信釋為經緯字後人始改為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圻案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勰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譏之今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者多非之 案此歐陽公五代史凝本傳文 此顏之推所謂論癡符也 原注

論方 正反 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以為法易曰白賁

无咎 閻按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見 何云癸辛雜識有論粉之語蓋賣粉聲也 集證夢溪筆談曰凝生平著述分為

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奩集嫁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元圻案樓攻媿論癡符序曰赤城李公所為詩文名曰詒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詒字書以為詒街賣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詒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答人求文章書云擊轅拊缶宋景

文明堂頌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元圻案文選四十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

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李善注崔駟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宋景文上明堂頌序云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誦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斯既帝秦

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楚趙懾服功已成矣賜

杜郵死於杜郵垓下禽敵鍾室誅謂韓信也事見史記本傳傲舟云越子膝行吳

君忽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晉宣戶居魏臣怠

閻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戶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于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云馬懿尸居白公厲劔子西晒事見左傳哀十六年李園養士春申易

曹爽怠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注唐書姦臣傳贊亦然閻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傲舟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此考讖紂惑姐已玉馬走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注

唐書姦臣傳贊亦然閻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傲舟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此考讖紂惑姐已玉馬走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閣按宜作當文馬氏校云理文元板作理維即止妄

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元圻案杜牧與莊充書曰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闖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何云彥和乃謂手為心使之難山谷錯會

也閣按何也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平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其志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書可以參觀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蚺蚪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原注

夷門在大梁用樂毅書文法元圻案樂毅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原注出淮南子牡門戶齋牡○案見說林訓左氏博議用此呂

氏春秋孟冬紀異用篇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飴

以開閉取健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國學系圖注 卷十七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惟載

逸黨許希二詩

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醇之讀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誦之

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先先生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為詩誦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稽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又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計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皇躬違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畢西向而拜上詢其故曰臣拜本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為立祠封曰靈應侯或曰人生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為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

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續通鑑長編一百十七道宗天禧五年孔子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蔡齊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愿襲封儒林公議范諷性疎誕嘗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問其俊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續通鑑長編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德潤者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真縣州吏受賂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縊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見釋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末時已佚耶東都事略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亮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為東魯名儒嘗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梨齋先生

袁燮號

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

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

徒儕於凡庸而日是亦人爾則吾所不取也

元圻案此節錄

袁絜齋是亦樓記文也絜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絜齋又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

閣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間如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

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閣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

之所爭者曰治

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

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元圻案熙寧元豐間溫公與荆公所

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陳瓘傳瓘字瑩中崇寧開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瓘責之日方衷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瓘嘗言京不可用之必爲心腹患續通鑑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所阻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關於坐

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其言遂令出守

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

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

康居用漢書郵支事也

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耶單于與郵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

郵支西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

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

活何云以下皆本溫公考異

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

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

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

夢也

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

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汚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
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虞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
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居子族胡三省注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
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
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
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
居用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
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酒如章曜輩者亦加灌注琪魁岸善飲罹
無量之逼一夕腐脇於穹廬之壘堵間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晏犒漢使
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章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
強之遂卒按章曜孫皓時人章曜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為文章而路振
云高祖時人誤也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 飲酒詩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

書李簡夫 詩集後 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

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

為記 闕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

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

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 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

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集證昭明太子淵明集序白璧

微瑕惟在閉情一賦杜工部遺興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然作詩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黃山谷云述酒一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湯東澗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禕使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元圻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為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遺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曰為高情在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翳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

矣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闕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即曹涇傳文也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韓子蒼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故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圻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二國志黃蓋傳

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愆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

其飯婦留錢為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為穎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婦錢為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罔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見宋書樂志三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全云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原注見韋臯傳蓬婆山在柘州原注

見元和郡縣志集證唐書韋臯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雞棲攻下洋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劔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霸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於蒲婆嶺蓋即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

甘澤謠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

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氏讀書志云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兩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魏州刺史葉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十六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于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康熙字典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為醉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嶠縣唐改為破石熙寧六年省為

鎮閭按新舊唐書破並從山惟通典從石○元圻案王存九域志三陝西路大都督府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壕故縣三鎮有隄山峴頭山二嶠山底柱山黃河橐水歐陽忞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隄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嶠縣後魏置唐正觀十四年改為破石縣姚崇其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為鎮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即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元圻案杜詩箋曰舊

書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汾陽初敗于潯水詣闕請貶降為左僕射已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探道欲度義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

房琯字

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

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

也如是

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

全云昌黎山陽之貶

於知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時琯依古之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馬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通鑑唐順宗紀示

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柳州刺史韓晔池州柳宗元邵州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任叔文也狐鳴梟噪爭署置賜賂跳頭相嫵媚指其黨也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話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窻雙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

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

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

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

何云王綱四六見隨筆誤

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休曰二閣老不用

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

齋三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綱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為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鞅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七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來制也綱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口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休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名肅伏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

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

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為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麗人行長安水邊多

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六合丞歸隱北山東臬白號東臬子唐書人隱

逸傳著東臬子集三卷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潯正是地名為禊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

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

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

曲江池之杏園也何云顏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蹙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恆州有井陘縣井

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令狐峒顏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唐書叛臣傳李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大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

之盛守歲詩盍簪喧櫺馬列炬散林鴉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

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闕按李林甫傳諸賢

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

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

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太宗九王之芳蔣王憚之曾孫

廣德初廣德代宗初元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

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

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之句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憚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軍承祖承

祖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案綰諡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

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

道而端終爲儉人豈晚謬乎闕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踈狂嫉其賢

乃肆毀蹟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諡謂楊綰不應諡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諡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蹟於後誤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諡曰文貞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諡曰文簡爲得其實闕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

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

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
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
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

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墮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為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為連率舊矣朝廷重于鎮定咨爾宗室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元所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雜俎第二

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

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

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案以上節錄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愚謂

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

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

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

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闕按以隋書天文志天

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

一解而太甲終當關疑 集證嚴羽滄浪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太甲楊升菴疑為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為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襲為已說

贈閻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青暮龍去白

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邱均景龍

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武后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

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閻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平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

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終始任安義

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

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何云一已訛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按陳倉在

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開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

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

而仆之宋書索虜傳云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何云好名而不韻莫

甚於佛狸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 闕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摸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木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集證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開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

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

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藍○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

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鬱繼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穀冥濛眾星

爭耀語本於此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美非美然

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元圻案唐書楊

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元圻案唐書楊

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諷選者鄭忽願立神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頌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曰張垍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子均亦能文祿山盜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顧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均尚寧親公主婚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頔傳頔為陝虢觀察使峻罰苛懲官吏惴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備然有專漢南意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又李實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頔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事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

諷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 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 顏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

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何云當作三城 地理不可好新

也奇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會盡見其所讀之

書則不能盡注其閒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鏗乃黔

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 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

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為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 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思禮李光弼 嚴武張九齡 王璉之外名士有三焉蘇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

虔大節已虧下矣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 全云 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殷

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 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 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名為國子司業 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 謝敗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鄭州滎陽人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 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

臣有感第 三首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

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案王業一 本作三葉又云道國繼德業丈

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

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集證王道 俊博議曰

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 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

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孺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為微之子則微卒於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為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

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

注謂顧況誤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

倒巖亦自奇古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本詩上句云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金石錄跋尾十七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與

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元圻案杜詩注宣和

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焉 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 寶泉述書賦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隣濟陽人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温海賦云陽冰不洽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叔也寶應元年已為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如也碑云有

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曰忝

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元圻

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醜面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注竇太后之女故曰太主 宋吳鎮新唐書糾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誤不如引少陵碑 文苑英華載獨

孤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榮陽鄭贍潛曜其字睿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贍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寢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

句與此同

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舊唐書列傳一百五鄭顥傳細孫顥登進士第尚宣

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想于長與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祥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顧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

得房公池鷺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鷺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

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

不悅

何云房已卒故也

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元圻案宋元憲贈鷺事見魏泰東軒筆錄十一

程泰之演繁露四晏丞相嘗籠生鷺餉梅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

理者以鷺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

深可為流涕

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寧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

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自該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會絃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干戚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絃言未可憑再上蒼舊詩載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已力代國相頽頹適遭宋祚移恥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攬搶拔劍突前魔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

從溺枯骨誰為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為國傷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
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
哉時不利拙毫述悲傷

真文忠公龔德莊詠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
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

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媯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
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送君
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不以身更貳醮遂自殺王
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主合壯士博
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
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明詩云召南行露始

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

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
五言也○元圻案國語

驪姬通于優施欲害中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
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
所憐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

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明云

孤竹一篇傅毅之詞闕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
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河畔草

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作凜凜歲暮暮冉冉孤
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
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
之上

鶴山鄧公立注黃
詩外集序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

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集證禮
記內則

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註見卷三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

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何云臯陶賡歌非聯句之始乎集證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

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為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晏作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閣按

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

斫誤中已襲為已說集證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

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不敢哭而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者彼則

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即按莊子緇謳所生必

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極索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

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

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

橫也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因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元圻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擊虞初禮議曰挽歌出

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

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予近讀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緇讀曰拂引極索謳挽歌斥

疏緩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為人用力也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

難上露何易晞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

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

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

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全云元

有愧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

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案此尸子引老萊子語見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古詩十九首人生忽如寄本於此元圻案

亦引之固歸作同歸精神訓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猗

覺察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

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攷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紫漢書本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攷之風雅尚

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

也閻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

章四句正義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是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檢諸本皆云河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雕龍明詩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何云典閻作曲此以御覽九

八十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

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

之遠我勞如何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

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元圻案汪氏師韓門綴學五

綵衣以娛親慈母答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真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陸務觀跋呂成叔和東坡尖義韻詩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

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

成元圻案趙耘菘陔餘叢考二十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筐下簞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晁氏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文心雕**

龍明詩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關按此不可考又傅咸有回

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

溫嶠回文興焉 集證玉海五十四竇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詒編○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考劉勰曰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梅庚注謂原當作慶未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總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入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 晉書列女傳竇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酒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 吳兢古樂府題云盤中詩右盤屈書之傅休奕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證賦載藝文類聚髮類**詩用星星**

字出於此集證謝靈運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為報儒林文士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闕按韓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元圻案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李義山韓禪詩**謂昌黎文若元氣**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荆公謂少**

陵詩與元氣侔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惟韓杜足以當**

之

山谷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

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跋劉病翁詩後云李杜韓柳

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

而不變可學

元圻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 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 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

全云名清之號靜春

謂古樂府及

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

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原法子澄著訓

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

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啖古文尚書驩兜字

也管子

短語侈靡篇

云鵰然若謫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

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

字本此

閣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集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宮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恒鳩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驩說文口部啖字徐鍇注曰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啖廣韻鳩當是鳩字之誤管子侈靡篇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鵰然若謫之靜注鵰然和順貌○元圻案埤雅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 爾雅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頸上或謂之雀鼠 尚書大傳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羲和命為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鵰啖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

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

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

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元圻案水經注三十六俞益期賤曰

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

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酉陽雜俎說同 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傑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

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會經照古人集證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古月之朗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晴

詩風度蟬聲遠雲開案開何本作開 誤今從闕本 鴈路長亦佳句也

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

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闕按論衡引成

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 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云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於唐詩紀事

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窟繡衣石榻宿雲亭

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

也 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即元白亦不傳矣○元圻案朱子韓文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 昌黎序曰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予者予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通州白

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方崧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胸臆縣也孫觀書劉宗林泉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盛山韋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均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

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何云今作御史荆公

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百家選作太史

章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顥伊川

語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不為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親上篇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

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集證丹鉛錄曰脩文

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者子胥潛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未精審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元圻案杜牧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高頰入建康晉王廣使頰子德宏馳令頰留張麗華頰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

之類歟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集證唐志張碧詩行集二卷御定全唐詩第九冊張碧字太碧貞元

時人孟郊讀其集詩云天寶太白末六藝已消歇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元圻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鋤耕斷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土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

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卒為廁鬼所惑而死 姑孰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冊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犀鵝鵝慘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此詩今集已佚犀株衛帳弁

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緣于枯

桑其繭不黃童上九童麋觸犀次其首裝次二鵝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圻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甕其二云童麋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鵝鵝慘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讓邪易為互方言八鴈自關而東謂之鵝郭璞注鵝音加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鵝連駕鵝玉篇鳥部鵝古俄切鴈屬鵝鴛並同 宋元憲送孫刑部領漕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弁兒勇鵝髮迎塗絳老賢 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漢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旗開年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亭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全云名滂號東堂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

期本李賀貫休詩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釋貫休古意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

期○元圻案毛澤民上會樞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蠶主人豈相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歸祭灶詩見臨川大尉公此語難為俗人道云云 毛澤民名滂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滂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

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元圻案漢書

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佞倖傳鄧通呂權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曰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各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異之 國朝厲樊榭鶚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為越

州觀察推官有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

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 閣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何

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 集證容齋四筆考登科記云永正
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元圻案唐范攄雲溪
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尚書高侍郎銜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
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於岳
齊二牧未登大任 高銜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最為迴出
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棠詩亦絕好與第二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與
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 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
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
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替詎肯聽遺音聖
明知善繼 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盛傳
錢起豹鳥二篇以兩通用四聲為韻見英華一百十三卷 唐王定保撰
言公薦篇雀郎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
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於是摛勞朗宣
一過曰請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鄭應聲曰敬依所
教又通榜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儉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

修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方樸山云厚齋所以自沉○元圻案通鑑後梁紀太祖

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趙光逢副之帥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
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
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
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令賦無雲雨詩杜
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遲
緩梁祖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
數四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
中舉進士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

神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

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集證宋書樂志陌上桑楚辭鈔云今有人山之

阿被服薛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新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蘅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書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接接思念公子徒以憂○元圻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首又陶子駿俠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

元圻案文苑英華三百一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七字詩花深淺芬葩凝爲雪錯爲霞鸞和蝶到苑

占宮遊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被山連谷出東南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笋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韻池水相涵更綠却尋庾信小園中閑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遊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文與可二詩宋

文鑑取之 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

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後遂沿爲詞調名一七令 白樂天詩云詩綺美瓊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

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何云謂珠翠也侈靡之蠹

甚矣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諠諠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調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衰衰五束素

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鑒誠錄高尚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題臨龍寺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

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彌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

也奚以汎引爲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爲歇後語非也書彌

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顧氏嗣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

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 唐彥謙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抔

唐彥謙 送樊瑄司業歸朝 詩 啗螯譏爾雅 注見前 賣餅斥公羊 注見前

前公 事見晉書魏志 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元圻案彥謙詩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 鬼氏讀書志唐彥謙字茂鄴并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

又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

司馬公也 元圻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宋黃徹碧溪詩話云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閒適之樂耶 芥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 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李羣玉

蒲澗寺 蒲何本作蒲誤 詩 澗有堯時韭 山餘禹代糧 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元圻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

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宋青臣繼古藥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萊啓則云堯韭未儻姬歌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歌矣固曰堯韭出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為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為韭感百物為菖蒲今菖蒲是也 郭璞詩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舜亦作舜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菖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澗水味極甘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 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胞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 何云詩之有關勸誠可被管絃為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

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 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何云此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全云致堂亦就後人所云

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 集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注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元圻案胡致堂作向薊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

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 放翁渭南集十四長短句序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諺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 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 如施家兩兒 案詩云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

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 事出列子羊公鶴 恰似羊公鶴可

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

憐生 憐生 徒方得所勸逐子 只取侏儒飽 如侏儒方朔 不憐方朔餓 涉獵廣博非但

張言拋却卜商語 釋子語也 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

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自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

狗齧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 從

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諛若其開小道緣 對偶之

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亡羊能補牢失意終無極 對偶之

工者青蠅白鶴 死將餒青蠅 黃籍白丁 消老檢黃籍 青蚨黃

絹 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 黃口白頭 不用從黃口 七札五行 射能

卷 據本詩絹當作卷 穿七札讀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六極

書覽五行 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 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 三端自孤立六藝

越諸君 塚破鳳黃腸棺穿露白骨 欲伏爾 而楚辭尤超出筆

猴心須聽獅子吼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墨畦逕日有人兮山徑雲卷兮 何云卷 霞纓秉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何云楚辭則為人竄為五言第七句云衆嗥咿嘶蹇可為失笑也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囑為正之又云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元圻案

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

台翠屏山其山深遠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 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為公子之傅

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為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寤於齊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

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用之而還諸魯 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

二十四

知稱之于庾公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甚何以釐乎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漢書鄒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蕪白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領蓋如故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潘厓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熊席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為裘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世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戰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列子紀呂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

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心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為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語林衛洗馬穎識通達論者以為王眉子牛子武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婦士舌端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漆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漆後漢書鄧曄傳曄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眾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眾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眾生之心如獼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緜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往山顛望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司空圖字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

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京兆記曰藍田

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李商隱錦瑟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官容管經略使

古詩十九首何能待來茲文選注茲年也左傳僖公十六年今茲注云

此歲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闕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

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也明矣王氏此條本宋龔氏芥隱筆記鶴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原注古詩為題見於此何云古詩為題見於此七字亦大字正文

○元圻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蘭木無艷春澤最茂蕤蕤姬得夢罷尚書奏事歸臨池影人浪從風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逕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記夢詩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諫字篇謂善為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闕按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圃

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闕本作青景今從何本藹藹

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

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元圻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

其全篇云明明儲后沖默其量徘徊禮樂優遊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開平周云魯衛咨我藩華方軌前軼秋日在房鴻雁來翔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韻南史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僧虔曰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

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原注陸務觀夕

陽頻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牕木看移三面陰○元圻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晨露每看花蕭拆夕陽頻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閒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到溉等並以文藻見知

段成式句乃花開好詞非詩也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

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何云放翁老學菴筆記亦辨之錢氏

選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宋錢康功植杖問談曰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椽為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荆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為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而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會也 國朝趙氏翼陔餘叢考二十一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與會稽為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 今老學菴筆記無辨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集證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陰亦本尸子○元圻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己篇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文選二十二有應休璉百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篇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明張氏溥漢魏百三名家應休璉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李虛己初與會致堯倡酬致堯謂日子之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

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圻案宋周輝清波雜志十二李公愛虛己為天聖從官喜為

詩與同年會致堯倡酬會謂日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

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老學菴筆記五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會致堯倡酬會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晤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三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致堯子固之祖字正臣虛已建安人晏元獻之婦翁也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

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閻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鄆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詩要句中

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欲出集證宋詩紀事十一盧州府志載包孝肅端州郡齋壁詩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黎齋集樓鑰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王化基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字折不為鈎之句與包孝肅同意化基興國二年於呂蒙正榜及第後參大政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諡孝肅官樞密副使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

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指陳不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重九日登石閭

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安樂寄詩美

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何云真安樂大打詔又云堯夫只是不犯手

則事不盡矣元圻案康節有安樂吟打乖吟故義門云爾

杜正獻公全雲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

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箏食寢邱無立椎文終防

勢奪景威何云景威即景桓○案錢氏大昕曰霍去病諡景桓王氏避諱改桓為威恥家為文園四

壁立鄭公小殿移此杜和公雅陳正獻公俊卿示詩遺

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

可以媿木妖之習

元圻案史記滑稽傳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敖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又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為文終侯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諡曰景桓侯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又曰嘗從上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我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南都新書唐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時號木妖真西山跋陳正獻詩集云舊傳公策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卑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媪可開迺佳爾薦紳傳頌以配太祝齋郎聽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云云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鴈湖

閻按鴈湖李壁號何云李壁繼序按李仁甫四子屋塾壁真俱有

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案

大經鶴林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日出堂上飲之詩為

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

其貶閻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

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繪

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

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元圻案魏鶴山

作李石林臨川詩注序曰石林於其丰容有餘之辭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文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鈎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如明如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王介甫明如曲第二首李壁註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如曲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

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云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楸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年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搜丹青空外好鑽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蟻蟬又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為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為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為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案李註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託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眷遇稍衰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為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沉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為此怨尤也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云後世不務此區區控兼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為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勸言為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無可推而此詩乃復以控兼并為非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為山號無為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全云寄詩云莫向

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

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全云希哲

聞之作麥熟縲絲等四詩案四字似當從童蒙訓作曲以諷

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 方樸山云郭更醜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云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厓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 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表兄弟子瞻出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西湖之句 呂氏童蒙訓下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縲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得詩慙懼遽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文潛明道雜志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潞公

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與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畢仲游與東坡書亦有知畏於口未畏於文之語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為會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法為浮圖更名如璧嘗作偈云閑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卒呂原明誌其墓著清溪集十卷伊洛淵源錄榮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宴然今本東萊詩集二十卷無麥熟等詩

後山 答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

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贈李德載 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

公巉秀干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

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

時文獻之盛 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

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休乎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 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濟北齊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案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廌方叔 宋汪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未諱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只是吾心 晏元獻詩宋文鑑取之 何由更

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 韓持國詩 雪詩無出晏元獻

殊 全云 韓持國 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元圻案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出者陰

數之極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 庠 詩軒

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晉元帝年號二

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字下有語字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閩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見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宋景文

皇帝閣春帖子詞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

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何云拙○元圻案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檜罷歸諡忠惠宋史有傳文苑英華二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孝成建始四年七月熒

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

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

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知文者也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

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即指東坡也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

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

施之小題也○元圻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斬春夏倪均父撰劉後村曰均父竦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齋齋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

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

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以上皆李注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

萃音翠引班婕妤賦見漢書外戚傳紛綵縹兮紈素聲其義一

也師古注綵縹衣聲也綵音于賄反縹音蔡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以賦紛綵縹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按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鮮明為翠乃古語集證老學菴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為何語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

曰郭家鮮翠紅紫舖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方棧山云非坡公詩意程易田云要知翠粲以為鮮色確是色以為衣聲確是聲蓋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與要惟變所適無庸箋註聞其聲未有不知其解者矣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澤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

新為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

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

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方棧山云即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

可傳授○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

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

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橐數十幅事見

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元圻案東坡集載為歐陽晦夫

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黃山谷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曰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今當為椽龔州待歲月於桂林里中桂林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為可樂也曾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鳥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

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宋詩紀事三十二歐陽闢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贈宋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

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元圻案夏小正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為居生且長焉耳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

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即山谷詩中語○元圻案山谷次韻雨絲雲鶴詩風光

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草木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公黔戎之役巽狃之所嗥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淡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踴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子元板作

手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

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織錦迴文記曰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全云楊泉作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七山谷演雅春蛙夏蚓更嘈雜本於此集證抱朴子外

篇刺驕云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為春蠶夏蚓之聒耳又廣譬云春蛙長譁而醜音見忠於聒耳○元圻案陸佃演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禹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

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

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方樸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

漢陰丈人○元圻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芻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豕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遠人來

驩視道如尺

呈古老縣丞詩鮭觥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觥

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鮭觥終以直

其有犯二字與解豕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

羊也注誤矣何云古老陳氏時山谷為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今本太元作其有施疑溫公本與之不同鮭觥今本作解豕

方樸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豕終以直其有施不作鮭觥有犯字不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為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集證論衡是應篇鮭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臬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鮭冠注御史法冠鮭仰獬豸文鮭牝

牝羊生角者觸角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獬馬張揖曰獬馬似鹿而一角又作獬豸見廣雅釋器獬豸冠也音義並同○元圻案今廣雅本亦有作解豕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以虎臂杖送李任道詩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

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匪遠道遙遊釋文引王逸注醇朴乃器

師次韻奉送公定詩二字出荀子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元圻案楚辭王逸注彭祖至八百歲猶悔不壽恨

枕高而眠遠也荀子解蔽篇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為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

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集證爾雅釋山如堂者密釋木樅松葉相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十一

九及爾雅疏引作尸子綽子篇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屏跡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

輕而實重

元圻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温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于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鄭渾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姚令威西溪叢語山谷稱后山温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不可敵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温室木

案錢氏大昕曰改樹為木避英宗嫌名

如休望董賢車

何云文潛句亦未工况此本人人所能道

仲彌性詠韋執誼不

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

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光與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曰它詔其不泄如是佞倖傳董賢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絲是權與人主侔矣唐書韋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罷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依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執誼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集十卷宋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周心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秩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為秦檜所阻改倅京口自是間退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日以彊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為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却對妻孥不肯言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

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

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元圻案韻語陽

秋載宋子京一絕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瀆死危言動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似更蘊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傲廬山高而不逮絕唱

寡和也

元圻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曾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為對厚齋蓋不以為然也故云爾歐陽公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詩在元豐類稿八歌行中又卷二有遊麻姑山詩亦七言古

非厚齋所指 石林詩話記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令人莫能惟太白能之
王直方詩話郭功父過梅聖俞為誦永叔廬山高詩聖俞擊節歎賞曰使
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唐子西湖上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本於李

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揚誠齋詩語取之朱新仲

無人馬為二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本於

秦少游寧浦書事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案淮海集作對月和影成

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云添其字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

仲東津送方務德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

橋務觀用之程致道俱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

全木鴈中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

敖器之陶孫用之元圻案江湖集有敖器之臞翁集二卷不載用程

四卷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南史沈慶之傳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

誠之唐子方貶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宋翌新仲澗山集三卷

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李太白

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

大破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楷早鄉中追怨謠曰壞破誰崔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彼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張衡詩美人贈我

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又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三秦記

長安正南名秦嶺各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一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

因水洞奏請立埭用丁卯日後人建橋遂名唐許渾築別業於橋側有夜歸

丁卯橋村舍詩韓退之招揚之眾詩柏生兩石問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

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

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眾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

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眾歸失得柏與馬之眾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

之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於山

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三十八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屬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鷹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敖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臘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朱新仲名昱桐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為作集序以比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

芸叟

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原注未窺大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何云高適五十始為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教也又云山谷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元圻案宋徐度却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 書錄解題別集類婆婆集三十卷右正言陽翟崔鷗撰鷗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園號婆婆靖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瘳疾卒 隋李諤上隋高祖書曰閭里童昏貴遊總弁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

全云肇字子開

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闕出兩龔謂

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

布

作恐誤

元圻案肇布

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副使紹興初追諡文昭宋史有傳著曲阜集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呂居仁童蒙訓上龔殿浣彥和夙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 紹聖中彥和為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 曾子宣子開先後知瀛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都事略龔夬傳夬瀛州人呂氏謂夬僉判瀛州亦恐未確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倚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

全云名俯山谷甥

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

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

何云音須

之句為人所傳

此劉見北山集中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

後村閻按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

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

我聞本然居士豈卽鄭諶歟原注魚須笏也何云與鄭諶詩云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門

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緣其不汚邦昌偽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全云
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湛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名用徐俯外議謂湛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文集有云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知其爲人今湛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塵錄紹興十四年以徐琛提點浙西刑獄琛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俯已卒檜知上眷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俗傳可憐有弟琛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至貳卿然則師川之獨結主知不由湛薦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在山谷諸甥中最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汚僞命也當時不汚僞命者尚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禱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

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話續集取之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

凜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得如後來有單于府也不知出此肯

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閻按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閻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

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淪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程易田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令從俗卽肯贖之也○元圻案昭君詩今本瀋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選誰從陶靖節重

陽惟有傅延年原注前未有者何云句法卻不佳○元圻案此詩今本佚

梁文靖公原注冤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何云偶然耳

梁公之句失於雕琢何云村俗有之○元圻案楊文公談苑王會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云而今未

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載此事以為王沂公以行參見薛簡肅梅潤詩話梁鄭公克家未第時為潮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殊以為異公賦詩云云明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

閻按半山王安石號

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元圻案誠齋江湖集自序云予少作

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荆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綠水

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

原注羊鼻公謂魏鄭

公見龍城錄○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

三馬君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陳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即名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鴨綠江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雪臆又云此朱潛山語非雪臆語

山則本之景迂○元圻案樓鑰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于四明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為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泚春雲多態度蒸蘊出山麓舒卷無定蹤形容勞遠目可人古錦囊多平斯二者造物發天藏筆端妙陶冶其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良臣雪臆集序曰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因青衫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為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景迂生集卷四黃

河多洶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背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詩洶河復洶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鼉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汝猶漣天上有河鵲以填可增汝漫晃其巔虛名覈何常休譏汝在梁右洶河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啄不解禿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右漫畫信天緣何為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效命於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爾曹幾欲強求索豈不鑑漫畫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

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

使黃河清等是世閒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

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元圻案文忠此詩題曰首數語即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為者故云宋劉子翬蘇雲卿傳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後為相屬豫章帥及漕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揖之

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高戶闐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其詞略同蘇翁還張魏公書幣題詩蔬圃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達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汗蘇公

南塘閩按南塘趙汝談號挽趙忠定公汝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

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元圻案慶元黨禁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偽徒深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句休致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鞏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寃之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晦為之註離騷以寄意焉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太宗八世孫

孫燭湖閩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桐
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流不
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何云詩不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高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寔子紀紀子羣為魏司空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況兄太邱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為賊佐命亦何足怪哉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湖集二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周益公號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何云

皆不工○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闕蕭居守周興畢保釐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狸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云云王荆公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廳室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序曰皆定以殺青書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蠹故作簡者於火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宋書七十四臧質傳質答魏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佛狸魏太武小字元張兩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本於荆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何云惡對○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貫之道傳西歸以詩迓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第二

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廣使天涯顛顛鬢成翁自注云併謂真景元也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為名字不始於韓容齋隨筆韓莊敏公縝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傳劾罷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名主辟不祥苞

溪漁隱叢話東坡云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杜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閻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

詩子雲遺構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唐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予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於王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也神異經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

穎公寇萊公事閻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何本載閻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

拙然對甚的集證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公為郡椽龐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三管為貧宰相亦有年壽改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元圻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洪舜俞名咨藁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

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諡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浹際鄭樵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

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圻案王荆公嘲叔

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菴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為鷩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也

緇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

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元圻案演蕃露六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日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于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壁數以搏黍問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日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為之據也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臛至

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謔此即博黍也並見御覽八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鷺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鷺何出耳詩葛覃註黃鳥搏黍也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云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鷺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鷺一名倉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演繁露三湘素雜記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對麥詩以四月而曰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細素雜記作朝英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閒桑榆事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亭有種平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用桃李事者多矣竊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於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篇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事當本于此

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齋漫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會虎臣撰

方言 三 斟益也案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

或謂之何斟注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何云此本李孟

傳書方言後○孟傳字文授上虞人李光子宋史有傳 韋元成傳五世曠僚全云即曠僚 言五

世無官也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曠空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

湯世曠僚委社于後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曠僚委社於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

葵本改爲曠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東坡作皇太后閣春帖子詞曰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出老杜臘日詩翠管銀罌而下九霄 而

注者改爲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

也元圻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曾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

我今年病不辭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鑿版輒誤作病不禁北史邢
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鄴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
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
徙婺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
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四
庫全書著錄曾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寓上
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諡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案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

何知若人曾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

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

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閻按漢書帝紀無此語集證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隕霜

傷麥稼秋罷師古註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元圻案呂東萊詩集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悵然久之因成人詩奉寄其第三首云盛欲與子談乃復為此別忽忽得餘歡把酒到耳熱人生不如意肝胆有楚越何知若人曾中有積立鐵又卷十四春日紀事第二首云自聞賊報離揚州準擬春來大出游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謹令君作官衮衮簿書下誰令君不

學陷弄乃欲跨緬懷北憲翁斯人益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漢書田叔傳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且故不大出游

趙紫芝

閻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

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閻按下句本唐庚語何云唐子西云三謝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

少減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紹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

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

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

何云田書字

不可忘

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

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氏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鑄官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為為是又云宗禮繫齋弟子○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齋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為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名勝

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温益下逐客令風雨夜渡湘江張栻為浩築臺朱子刻石曰道鄉陳振孫曰田晝字承君樞密也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為勃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纜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承劉潛夫誌其墓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

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永

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擲之月

見沫之星何云月關其搏見太元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

之收元圻案此下似有佚文後漢書馮異傳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迴谿終能奮翼墮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吳吉甫仕履未詳厲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諡文清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閩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隣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洛廉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閱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臺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全云深寧蓋以自傲

薛士龍諱三國志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何云偷蘇又云

此等語工而無味即自己出尚非佳處方樸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觸蠻爭左右鴻溝楚漢畫東西○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月而後返唐李公佐南柯記東平淳于芬夢中就婚於槐安國出為南柯太守征檀蘿國事皆寓言也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雁湖注云亦蠻觸之意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

徐淵子全云徐淵子亦西靈之一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

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

子春秋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葉木心徐道暉墓

誌曰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遷秘書少監終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為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何云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老學菴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魏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陳直齋曰盡言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元圻案呂本中紫微詩話以為邢和叔向書嘗以此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哀

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與此條不同宋詩紀事二十七龔原字深之有贈王筌七言絕句序云筌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空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冲熙未知孰是今畫樓集不載王筌功行碑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此詩全篇已佚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何云此亦自喻也全云郭恕先歷仕諸

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寧特有慨於仕元之徒耳末劫歸佛遂為近日真山口舌○元圻案東坡郭忠恕畫像敘曰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宣和盡譴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元圻案朱子撰楚辭集注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為楚辭後語自為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儔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 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為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 閩按浮溪汪藻號 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

可給廩 原注晉書無此語 集證水經穀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問充野門在

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曰若是官蝦蟇可給廩○ 彦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縣侯 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目 子應少 金華 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維以

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

逸詩誤矣 原注見致堂論語說 全云張芸叟名舜民新平人其說謬甚

朱文公曰顧况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

今按韋集有顧况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

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

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

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

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

天京 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韓章顧唱酬顧便類章古人無體不學所向如意然各自成家不肯雷同也晦翁拘于一偏伸此抑彼耳○元圻

案唐顧况字達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 四庫全書著錄

程可久原注沙隨先生自題眇怡齋案陶靖節歸去來辭眇庭柯以怡顏義取於此云乞得膠

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

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

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

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漢書楊雄傳時

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何云陋語又云王維亦達官矣適位不

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閻按徐謂師川名俯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韓

按韓謂子蒼名駒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三

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黃韓呂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於山谷乎無論蘇李燕公曲江大歷以還權德輿元稹李紳

令狐楚非宰相乎白居易劉禹錫非尚書乎韓愈非侍郎乎薛能非節鎮乎杜牧吳融韓偓非學士乎韋莊徐鉉顯於一隅又無論矣方樸山云達者

唯高適此語本舊唐書適傳全云燕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即賀知章賈至亦清班也○元圻案唐書高適傳字達天滄州渤海人舉有道科

中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為詩即工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唐世能詩之達者

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舊唐書高適傳末言唐詩人

達者唯高適

山谷胡逸老致虛菴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元圻案王鞏甲申雜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

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服為從官真西山跋曹唐弼通

濟倉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咨即其家立庠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

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

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少陵夔州歌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

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案杜詩箋引此條此句下有東屯之

田可百許頃八字 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屯詩云少陵別業古東

屯一飯遺忠畝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

是君恩原注東屯有青苗陂○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陂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瀆西一種住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上蔡論語解自序文此

之謂心遠何云此豈可以說詩方樸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註詩詩謾定命二句全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

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要領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龔尉少

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

告云云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和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元圻

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錢氏養新錄曰正甫簡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

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茶一曰鬱壘主閱領眾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戶門

上書二名以禦凶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陸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冽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名勝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

山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

以武欲令入之於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云云容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偽班嗣事見漢書敘傳藝文類聚隱逸類載

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

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羈縲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

持論如此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頽憶昔升平淚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原注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
云野性迷堯歷松牕有道經故人
為杜史為我數階莫○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破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
郡縣不頽歷朱希真作小盡行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
矣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
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 周益公二老
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賜出身歷館職郎官出為浙東提刑致仕
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為刪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
鴻臚少卿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
未必王侯着眼看蓋希真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醉
狂曾批給露支風救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五
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贈炙人口故以此譏之 希真著有巖
壑老人詩文集一卷又有獵較集 四庫全書不著錄豈已佚耶

山谷 和楊明叔 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 何云公行子章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
山谷龍眠操云金石兮水波頤軒詩云
一定之調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語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
適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 方樸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
唯宋槩本有之今注疏無○元圻案宋槩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
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
而金石獨止

野處 閻按洪邁號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 原注葛仙公第三子 何云此之謂點鬼
簿○元圻案事文類聚前集雪類載幽怪
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收遊有樵者於霍山見一老廉哀請黃冠
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 太平廣記三十九載
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
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頭甘美老父於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塗
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蘆洲中見一船舩中數人狀貌皆奇
而維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遁於伊人歸觀幄中得圖有三八二樹
一白鹿一葉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
也 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猥藁一百四卷瓊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祇
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王逢原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

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

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

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

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二鳥賦符讀書之

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

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

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概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

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荆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樸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齊雅肆

三官其始也鄭注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之義○元折案鄧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翁書邵堯夫誠子文曰昔韓愈氏示

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邵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

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誇之以富貴榮顯浩翁曰熙寧元

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獎勵之功異

趨而同歸也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莘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

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四庫全書著錄皇甫湜退之墓誌王庭湊反

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湜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

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

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

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

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

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

於庭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

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

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

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

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

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

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庭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

駟鐵胡為而收之也何云嚙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耶○元

鼓歌義之俗書趣姿媚狂肆甚矣子對曰此詩至云應備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

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

賢哉全云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適石臺杜先生醇西湖樓先生郁鄞江王先生致鄞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令鄞時皆所尊

禮其講學在濂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荆公傷杜醇詩李壁注曰公為鄞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弔王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全云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

天子為宅家通鑑唐昭宗乾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唐昭宗光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

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

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受知於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悠悠成敗百年

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

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

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闕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名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集證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字之曰宋瑞蔣正子山房隨筆曰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為尚書文山繼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為重雖名為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嚼雪蘇卿受苦辛庚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元圻案顏師古匡繆正俗八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柱黝儻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為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縹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為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真黍一炊矣 文文山有指海吟嘯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清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

迺翁知

闕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元圻案蘇子由龍川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

迎勞且厚遣之海去不為暴富鄭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戮之恐非法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誰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末測朝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遠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童蒙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晁仲約 鄧伯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樽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陛下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護國行軍司馬葉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 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參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

原注偁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

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

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

原注

為詩餞之曰諸生

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全云此本荆公詩

跨馬時遭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輔丑父忤其意遂罷于祠

柳文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

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

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關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攜性

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全云王温州攜以不附史嵩之而能即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恥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

功名

元圻案鄧志宏栢欄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云云平易之過如抄錄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同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句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說功名之過如誦諛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